

下 无花蔷薇

Wuhua
Qiangwei
李李翔作品

W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秋聲

中國書局出版

无花蔷薇

Wuhua
Qiangwei
李李翔作品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Wuhua
Qiangwei

无花蔷薇



第一章	乍然相逢	1
第二章	冷暖自知	10
第三章	不堪回首	19
第四章	狭路相逢	28
第五章	阴魂不散	37
第六章	纠缠不休	46
第七章	沉痛往事	56
第八章	不得安宁	65
第九章	抽身退步	75
第十章	逼不得已	84
第十一章	缠夹不清	94
第十二章	哭笑不得	103
第十三章	心烦意乱	112
第十四章	焦头烂额	121



第十五章	茫然失措	130
第十六章	麻烦不断	140
第十七章	暧昧不明	149
第十八章	为情所困	158
第十九章	当头一击	167
第二十章	淫雨霏霏	177
第二十一章	狠下心肠	187
第二十二章	再次振作	196
第二十三章	始料不及	205
第二十四章	新年快乐	214
第二十五章	祸从天降	223
第二十六章	劫后余生	232
第二十七章	天涯海角	241
第二十八章	飞蛾扑火	250

Wuhua
Qiangwei

无花蔷薇



第二十九章 情难自禁	259
第三十章 浓情蜜意	269
第三十一章 一意孤行	278
第三十二章 命运不堪	287
第三十三章 死生契阔	297
第三十四章 怆然涕下	306
第三十五章 风疏雨骤	315
第三十六章 自惭形秽	324
第三十七章 星月无光	333
第三十八章 肝肠寸断	343
第三十九章 莫知我哀	352
第四十章 心力交瘁	361
第四十一章 于心不忍	370
第四十二章 欲舍难离	379



第四十三章 又生横变	388
第四十四章 多灾多难	397
第四十五章 在劫难逃	406
第四十六章 满身风雨	415
第四十七章 不顾一切	424
第四十八章 耳鬓厮磨	433
第四十九章 举步维艰	443
第五十章 蓦然回首	452
第五十一章 晴天霹雳	461
第五十二章 浑然无力	470
第五十三章 六月飞霜	478
第五十四章 万箭穿心	486
第五十五章 无力回天	495
第五十六章 凤凰涅槃	505





第二十九章 情难自禁





爱情犹如饮鸩止渴

稍稍平静下来，才注意到他满身酒气，眼睛泛红，满脸疲惫之色。我抱住他的脖子仰头问：“很累吗？”他“嗯”一声，点头：“一天两夜没睡，一直在办公应酬。想睡——却睡不着。”原来和我一样备受折磨。他抱起我，一脚踢开卧室的门。我窝在他怀里，是如此的舒适安心，仿佛找到全世界最宁静的港湾，神经自然而然放松，多日来的忧愁幽思一扫而空，睡意铺天盖地袭来。

我打着哈欠，看见他在脱衣服，脸有些红。他抱住我，轻轻地吻，浅尝辄止，像最柔软的海风。他搂过我的腰，轻声说：“折腾了大半夜，睡吧。”我点头，不由自主放松下来，伸手抱住他，温暖，充实，可靠，无法言说的感动与满足。不一会儿，听见均匀的呼吸声。他一定累坏了，可是半夜还是偷偷来看我。被这样一个人如此珍重呵护，真是奢侈幸福。我偎着他的胸膛，寻了个最舒服的位置，在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中安然入梦。

一大早醒来，神清气爽，精神百倍。好久没有睡得这么痛快淋漓了。我一动，他跟着醒来，慵懒地对我说“早”，声音又暗又哑。我看着他睡眼惺忪的样子，怦然心动；还有下巴上新冒出来的青色胡碴，觉得十分有趣，凑上去吻他。不怎么有技巧，觉得扎得痒。他笑骂我不规矩，一把将我推倒，缠绵热烈的吻雨点般落下来，唇舌像火。鼻头蹭着鼻头，四目相对，眼中只有彼此的倒影。呼吸渐

渐粗重。他才真是不规矩呢，手伸到腰间，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扯开睡衣的带子，从背后滑进来。一阵酥麻，身体因为异常敏感，还不太能接受他的抚摩。我努力呼吸，不怀好意地笑，轻轻咬他下巴，伸出舌头吻他喉结。他干脆扯掉碍事的衣服，手指移到胸前，然后停住了。

他手指在胸前的疤痕上流连不去，低下头诱哄我：“乖，怎么回事？”声音里满是浓情蜜意。我翻个身，想爬起来。他不让，扯得我倒在他身上。我白他一眼，没好气地说：“穿衣服啦。”将睡衣捡起来穿好，呈大字倒在床上，眯着眼说：“小时候从楼上滚下来留下的伤疤。”他居然打我，太可恨了！他瞪着我说：“林艾，你又不乖了吧？”我把衣服扔给他，骂：“暴露狂！还不快穿上！”

他笑笑，裸着上身抱住我，手指伸进来，仍旧在左胸前徘徊不去，问：“刀伤？差点就伤到心脏了吧？”我知瞒他不过，点头：“是啊，好长一把刀，小命差点就玩完了！”他下巴蹭着我头发，问：“疼不疼？害不害怕？”我摇头，反手抱住他：“不知道。等我有意识，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他扳过我的脸，牢牢地看着我，眼神那么深邃，仿佛要将我吸进去，催眠般问：“为什么受这么重的伤？因为周处？”我不能抵挡他这种魔力，乖乖点头。

他没再说话。我主动投降：“好了，好了，都是以前的事。现在不是还活着嘛，祸害遗千年，死不了。”他吻我的头发，感觉得到满满的怜惜。我忽然幸福得想落泪，只为这一刻，亦足矣。我靠在他肩上，将心底最后一扇紧闭的大门向他敞开。“那个时候跟着周处，什么都不怕，嚣张得很。从来没有想过将来的事，活一天是一天，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玩世不恭地说，一觉醒过来，一天过去了；一觉醒不过来，一生过去了；死了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

“那时候日子过得真是糜烂腐败，性子阴晴不定，脾气暴躁。有一人不知好歹调戏我，我一时发狠，手下得重了，将他右手给废了。本来没什么事，法律上还有正当防卫呢。没想到他是另外一地头蛇虎哥的弟弟，所以不肯放过我，要我还他一只手。那时候闹得



很大，我都吓得不敢出门。不过这事让周处摆平了，却留下了祸根，弄得人人都知道我成了周处的软肋。”

“一山不容二虎。周处势力渐渐坐大，和虎哥有了冲突。虎哥眼看势力不保，怒极攻心，将矛头瞄准了我。那天周处从云南回来，我去接他。司机去取车，我让阿平去附近的超市买冷饮。一个人站在街道边，突然被两个人挟持，刀尖抵住后腰。我不敢挣扎，乖乖随他们走到僻静的角落，趁他们一不留神的时候，抬脚就踹，转身就跑，还没跑到出口，又进来好几个人将我拦住了。我那三脚猫的拳脚功夫，哪是人家对手。乖乖束手就擒，被他们下了药，马上晕过去。”

“醒来的时候，被人反绑在角落里。他们拿住我，威胁周处，要他单枪匹马过来救人，不然撕票。我不知道周处冒了多大的阻力，反正他是一个人来了。其实那些人根本就没想过要放过我，以前的梁子记得清清楚楚。一共有七个人，手上全有家伙，一心想置他于死地。周处赤手空拳，临急生智，抽出腰上的皮带。一将拼命，万将难敌。他手下得很狠，动不动就将人打得骨折。他们那么多人都没占到上风，不过周处身上也有好几处刀伤。”

“我趁他们不注意想逃，被人发现了。他们打红了眼，不再顾忌，一刀当胸朝我砍下来。再要砍第二刀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见愤怒的吼叫声。当时只觉得好多好多的血，一定是要死了，这样的死法，真是无趣。昏迷中似乎听到许多脚步声冲了进来，再也没意识了。后来听医生说，当时情况真是坏透了，失血过多，有一次心脏还停止跳动，几乎将整个医院折腾得翻过来。”

“反正最后还是救活过来了。睁开眼的时候，大家都在，周处样子很可怕，整个人像街头的流浪汉，哪有大哥的样子。林彬居然也来了，脸色憔悴，气色很不好，一见我醒来就骂：‘你还敢跟着他，我直接打死你！’他还是林家大少爷的时候，对周处一向瞧不起；可是现在，两个人的身份地位完全颠倒过来，不由得他不又嫉又恨。他为了我还肯跟周处共处一室，也算难得。”

“林彬一直不赞成我跟着周处。不过我跟着周处一向只吃喝玩乐,所以他也没死命反对。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可怕的事情,自己事后想起来都觉得像假的。他认为是周处连累了我,差点害死了我,对周处恨上加恨,下狠命警告他。我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忽然就想通了许多事情。觉得再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既然没死成,那就好好活下来。那一刀就当是曾经荒唐堕落的教训吧。”

“周处没拦着我,给我一大笔钱,我没要。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那么漫长那么痛苦那么无助,好不容易醒过来了,那就从头开始吧。下了决心,将以前的坏习惯全部改掉了,烟酒不沾,早睡早起,按时吃饭。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身体渐渐养好了,比以前还健康。我开始朝九晚五地上下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觉得很安心,很安心。这样子很好,很好——”

我仰起头看他,笑说:“现在,我觉得以前的事跟做梦一样,都成过眼云烟了!”都过去了,也就不重要了。他将我的手抵在胸口上,喃喃地说:“林艾,听见没?我的心在疼。”他说他每听我说一段故事,心口就疼一次。我感动地笑,揉着他胸口,调皮地说:“这样还疼吗?”还低下头去吻那里。他呼吸立马急促,恼怒地喊:“林艾——”我翻身滚开,大叫:“九点了!你不要开会了?”他恨恨地看我一眼,快手快脚梳洗好。

我拉住要走的他,依依不舍地说:“中午回不回来吃饭?”他抱歉地看着我:“中午有应酬。”我失望,问:“那晚上呢?”他踌躇了一下:“晚上——也有安排,要陪客人吃饭。”我不满地嘀咕:“那你总回来睡觉吧?”他吻我,道歉:“夕,对不起,这段时间真的比较忙。”他竟然因为我的任性而道歉,我心软成一汪水,踮起脚尖吻他,笑说:“没关系,我等你。”

虽然没有他的陪伴,可是仍然觉得很高兴。一颗心就像有了归宿,有了着落,不再惶恐,不再漂泊。天空、海洋、树林一下子明媚起来。有人说,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原来真的是这样。我光着脚丫走到奶白色的沙滩上,头一次发现



亚龙湾的沙子是这么绵软舒滑，均匀细腻，不掺半点杂质，像头顶飘浮的白云，躺上去飘然欲飞，舒服得忍不住喟叹出声。

海水碧蓝澄澈，纯净得像一面镜子，可以看见水底下的一举一动。极目远望，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倒映在湖光山色之间，天上人间，心境不由得开阔，思绪翻飞，脑海空净轻灵，无忧无虑。下午照旧在海滩厮混，看人表演，拍手大笑。傍晚时分，去小吃一条街溜达，诸多的海鲜令人应接不暇，烤肉炸鱼，还有油焖大虾，绝顶享受。清蒸石斑鱼味道鲜美，令人百吃不腻。重要的是又便宜又实惠，吃得我身心舒畅，津津有味。

正大快朵颐的时候，宋令韦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哪。我隔着喧嚣吵闹的人群叫：“我在吃大排档呢。”一只蟹还没有啃完，他人已经寻了过来。他穿得笔挺，在闲散随意的人群中特别惹人注目，显然还来不及回去换衣服。我拉着他坐下来，笑嘻嘻地问：“不是说陪客人吃饭吗？”他说推掉了，想和我一起吃。我笑起来：“那可没大餐了，只能陪我吃路边摊，嘻嘻。”他不介意地坐下来，脱下西装，挽起袖子，又要了啤酒饮料。

我兴致高昂，吃得再痛快不过了，觉得这是我来海南吃得最好最好的一顿饭。他吃得少，酒照旧喝得多。我忙引诱他：“这里有一种当地产的汤粉，又细又滑，入口鲜美，要不要吃一点？酒有什么好喝的，天天喝还没喝够吗？”舀了一勺汤送到他嘴边，他笑着吃了。我问好不好吃，他点头。我忙说：“那我再叫一碗。”他说：“分一半给我就行了。”自己动起手来。我故意说：“口水那么好吃吗？”他挨近我，痞痞地笑说：“要不要试试？”脸当真慢慢靠过来。我一手将他推开，骂：“大庭广众，注意影响！干什么呢你！”

吃完饭，沿着大路慢慢走回去。他配合地放慢脚步，问：“脚行吗？”我挽着他手臂停下来，歪着头笑说：“那你背我？”他有些尴尬，无奈地看着我，随即蹲下身，认命般说：“上来吧。”我抱住他脖子，趴在他背上，得意地哼着小调。他叹气：“林艾，我一世的英明就这样被你毁了。”

夜色渐渐上来，月亮穿云破雾露出脸，照得大地一片银白，万物都笼上一层轻纱。我拉住他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漫步，絮絮叨叨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夜晚的海滩另有一股神秘浪漫的美，旁边的椰树在晚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情人的呢喃。风中有花草的香味，还有此起彼伏的虫鸣声。

我胡乱哼着：“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怦怦跳不能入睡。为何你呀你，不懂落花的有意，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他笑问：“这什么歌？怎么从来没听过。”我说：“街知巷闻的歌你都不知道？”干脆掏出手机，放给他听，有男声在唱：“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非无情，载你飘向天上的宫阙……”他批评：“唱得不好。”我不理他，兀自跟着哼唱：“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就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等我胡乱唱完，他却说：“再唱一遍。”我白他，说：“你不是说唱得不好吗？还要听！”他哄我：“再唱一遍，嗯？”我却不好意思再唱了，拿出手机放在他手上，说：“你要听，自己听啦。”他不满足，仍然诱惑我说：“乖，我喜欢你唱这个。”我抬起眼，明白他的意思，不再避让，轻轻哼道：“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怦怦跳不能入睡——”他用手摩挲着我的眼和眉，跟着轻声念：“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是这个吗？”然后俯身轻柔地吻我。

我仰躺在沙滩上，任由他解开衬衫扣子。他沿着额头一路吻下来，从眉心、眼睑，到鼻尖，再是嘴唇，一点一点滋润有些干燥的皮肤。我伸出舌，舔他的下唇。他喘气，沿着下巴，在颈边流连，然后是锁骨，是胸脯，尤其是胸脯上的伤痕。我几乎不能忍受，拼命喘气，推着他的肩膀。他继续往下游移，小腹、肚脐，下面，再下面——他伸出手指，我咬牙，皱眉，还是不够湿润。他浑身都是薄薄的细汗，显然极力隐忍，动作却依旧不紧不慢，给我适应的时间。



我吞咽着口水，微抬起身体喊他的名字：“令韦——”他再吻我，舌尖在耳垂处徘徊，想让我尽量放松。可是空旷的地方令我神经紧张，怎么都放松不下来。他试着进去，我推挤着他，一而再，再而三都是如此。他隐忍的额上青筋突出，那里火热滚烫。没有办法，我没有经验，又紧张。只好红着脸呜咽：“令韦，我害羞——”实在不行了！我翻过身去，很想就此埋进沙滩里，再也不起来。

他压上来，整个人贴在我背上。我又羞又愧，感到他下身一阵动作，激烈过后，身体上沾有黏腻的液体。我红着脸道歉：“令韦，对不起——”闭着眼死都不敢睁开。他瘫软在我身上，许久后说：“没事——是我不好，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然后直接跳到海里，老远才冒出头来。我心跳仍旧紊乱，坐在海边一点一点清洗。我怎么会出这种事，简直抬不起头来！

他光着身子走上来，我不敢抬头，实在是太羞愧了。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他走过来，说：“回去吧，晚上风大，小心着凉。”横抱起我。我红着脸埋在他胸前。他心跳依然很快，脸色有些不正常。我更加不知所措，只好凑上去吻他，喃喃地喊他的名字，想要补偿。他身体湿漉漉的，有咸味，是海水的味道。刚要上楼梯时，他突然停下来，将我抵在墙上，单手撑住我的脸，唇舌直接伸了进来，与刚才截然不同，有些不满，有些迫不及待，有些粗鲁。他的吻令我沉迷得不可自拔，似乎有一世纪之久，我没有控制好呼吸，简直喘不过气来。我很喜欢他舌尖在我嘴角唇上舔吻的感觉，很喜欢很喜欢他的吻。

他动手扯下我的衣服，在我胸前肆虐，力道有点大，不像刚才那样细致有耐心。我闭着眼睛，用力踮起脚尖，微仰起头，感官异常敏锐，觉得有些疼，可是不敢再说“回房”这样扫兴的话。他似乎察觉到我的紧张僵硬，叹了口气，拥着我往楼上走去。我感到他那里已经硬起来了，他手一直不规矩地在我身上游移，时不时啄吻我的唇，仿佛再也等不及。

一回到房间，他猛扑上来，一阵热吻，天旋地转。我惴惴地闭

紧眼睛，好半天没动静。他拉我起来，我不解。他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洗个热水澡，放松一下。不急，慢慢来——”他自控能力是这样好。我二话没说，赶紧跳下去。温热的水当头当脑冲下来，舒缓了神经，氤氲的热气盘旋缠绕，人果然放松了许多。我不知道洗了多久，直到自己觉得可以了才出来。

他已经换了新的浴袍，头发呈半干状态。我坐过去，身上已经没有海水的味道，看来他刚刚也冲了个澡——大概是凉水澡。我主动吻他，蜻蜓点水，一点一点往下，伸手解开他的袍带。他不确定地问：“艾——你——可以了吗？”我点头，趴在他身上舔他的耳垂。不知道是不是做得不好，他忽然轻笑出声。我觉得十分挫败。他欺身上前，用实际行动教导我：“要这样——”

在柔软的床上，昏黄的灯光下，还有他的呢喃声中，我渐渐放松下来。他尽量做足前戏，甚至将舌伸到我腿间。我难耐地夹住他，整个身子都红了，手指拼命抓紧床单，呓语出声，简直无法承受，脚趾都蜷缩起来。虽然一次又一次破坏他的性趣，他仍然称赞我：“做爱很性感。”身体纠缠在一起，空气中有浓郁的情欲的味道。他起身，试着进去，喃喃的让我放松。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将他推了出来。他不急，滴着大滴的汗吻我，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紧紧拥抱，在他的热吻中我松缓下来，意乱情迷。他手插在我汗湿的长发里，趁我不注意，滑了进去，并不顺畅。我一阵哆嗦，极其困难地接纳他，一点一点，闷哼一声，仍然觉得有些许的疼痛。他再吻我，等我适应，忍耐的身体几乎痉挛，汗如雨下。

第一次，并不觉得如何舒服。我虽然想竭力取悦他，可是没有经验，显然不得要领。他感觉到了我的不适，动作尽量温柔，可是情不自禁，力道都控制不好，显然是隐忍到极限，失去分寸，重重喘气，很快在我身体里爆发。他发出极度欢愉后的嘶吼，身体松弛下来，瘫软在我身上。随即，却显得有些懊恼，从下到上吻我，仿佛不满足，落下来却像和风细雨，如羽毛般柔软。我困极，紧张疲惫得不行，很快在他怀中睡去。



半夜在他的骚动中醒来。他一边吻着我一边问：“可以吗”？我觉得浑身燥热，箭在弦上，喘着气点头。这次比较顺利，他在我身体里探索……贪得无厌。我流着汗，努力迎合，却不停收缩，不甚熟练，不知该如何自处，呼吸似乎都不是自己的。头发黏在脸上，身体一阵又一阵地悸动，汗流浹背。很庆幸，总算没有再丢脸。可是他仍然不满足，换个姿势，再次瘫软在我身上。我埋进软热的被褥里，十分羞赧。心跳稍稍平静，可是他那器官很快又硬起来。我回眸，斜睨他，表示不满，却被他挑逗得忘乎所以，再次沦陷，几乎折腾了整整一夜。他抱住我，终于在履足中睡去。